

县级驻京办如何成为历史

□范正伟

比驻京办本身更值得关注的是“驻京办需求”。需求不变，即便撤了也是“名亡实存”。在这个意义上，让县级驻京办真正成为历史，就要走出“头痛医头、脚痛医脚”式的思维定势。

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近期通报，各驻京办事处接待数量同比平均降幅达70%。但记者调查发现，尽管国家严令撤销，一些县级驻京办改名为服务中心、联络处、会馆等，仍在私下运行。

这则新闻，既在意料之外，也在意料之中。早在2010年国务院发出撤销令时，就有媒体预测，有的县级驻京办会改头换面、借壳重生。如今，或穿上述彩服，或“大隐隐于市”，一些县级驻京办成了请不走的菩萨，其背后的隐情，值得深思。

电影《神鞭》有一句台词，“辫子没了，神还在”。如果驻京办撤了，但“人还是那些人，事还是那些事”，那么驻京办注定难以说再见。因此，比驻京办本身更值得关注的，是“驻京办需求”。需求不变，即便撤了也是“名亡实存”。在这个意义上，让县级驻京办真正成为历史，就要走出“头痛医头、脚痛医脚”式的思维定势。

平心而论，驻京办并非一无是处。在方便中央地方交流、提高进京办事效率等方面，发挥着重要作用。只是，后来的驻京办越设越多，其职能不断被扩大异化，成为接待和应酬的场所，甚至演变为滋生腐败的机构。正因如此，改革驻京办就要区分：哪些职能是合理的，哪些是不合理的？哪一级是必需的，哪一级是不必要的？

县级驻京办撤销、市级驻京办报批、省级驻京办保留，当初国务院文件体现的就是这一

务实思路。同样，沿着这一思路，舆论盯着县级驻京办，并不意味着省市驻京办就高枕无忧了。县级驻京办背后的“另类需求”，省市一级驻京办有没有？而造成这种需求的，除了省市县自身，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？

比如，“跑部钱进”问题。有论者指出，只要跑项目、要资金需求不止，驻京办就会找到存在的理由，以各种方式延续其“跑部经济学”。去年以来，国务院已经取消、下放了数百项审批权。釜底抽薪解决驻京办的“跑部钱进”问题，就要进一步加快转变政府职能速度，加大简政放权力度，从根本上铲除“跑部钱进”的土壤。在这个意义上，驻京办是衡量简政放权的一把尺子。

比如，上访维权问题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强调，要处理好维稳与维权的关系。缓解驻京办在这方面的压力，就要切实按照法律要求，把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解决好，使群众由衷感到权益受到了公平对待、利益得到了有效维护。同时要处理好文明执法与严格执法的关系，既不能搞粗暴执法、“委托暴力”那一套，又要坚持严格执法，对违法行为严肃依法处理，走出“小闹小解决、大闹大解决”的误区，并由此捍卫法律尊严、稳定人们预期。在这个意义上，驻京办是衡量依法行政的一面镜子。

再比如，接待应酬问题。除了承担公务，一些驻京办还成了领导的“生活秘书”，要为领导及其家人来京就医、子女就学等提供“一条龙”服务。驻京办成为继豪华酒店、神秘会所之后的又一值得关注的公款消费场所。反“四风”没有自留地，八项规定更不会设保护区。在这个意义上，驻京办也是反“四风”的一块试金石。

当前，第二批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正在开展。如何抓住驻京办这个“末梢神经”，见微知著查摆问题、举一反三整改落实，这是对全面深化改革力度的考验，也是对改进作风成效的检验。

□网言个论

谨防办公室整改造造成“二次浪费”

□崔恒清

迁入多家单位、为办公室打隔断等，成为不少地方清退超标办公室的整改手段。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，要警惕有地方走“形式主义”。（《新京报》1月22日）

办公室超标不外乎两种情形：一是面积超过标准，二是配置超豪华。而面积由“大”变“小”，一是可以通过合并办公室，使得人均办公面积降下来。这势必带来多余的办公室，如何消化是个值得研究的课题。绝大多数部门采取了封存的办法，这造成了资源的浪费，更重要的是，风头一过极有可能“卷土重来”各登原位。二是采取“曲线救国”的办法，即用隔断

隔分成办公区与接待室或储藏室等，这是换汤不换药。但这样的改造有时需要付出不菲的代价，据说有些部门此次改造办公用房竟然用掉几十万。

办公室配置超豪华，除了装潢，办公桌椅、柜子等陈设，理论上可以移除置换的，但操作中却又带来新的支出。笔者所熟悉的一个政府部门，涉及办公桌超标的有几十人，于是急忙采购了一批小一点的办公桌，而将那些大一点的办公桌封存起来。这一来二去，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钱，又造成新的浪费。这难免有头痛医头、脚痛医脚之嫌，是典型的教条主义与形式主义。

此次整改的根本宗旨是根治办公场所的奢靡之风，让群众看得见效果，能满意，万万不可转头就变成“二次浪费”，这一点，也希望问责能及时跟上。

□晚报观点

春节，哪怕陪父母1天

□曹平

子女期待父母的理解往往理直气壮，可扪心自问：我们是不是从未留心过父母的期盼。

春节将至，人们陆续踏上回家的路途。敲开家门，见到阔别的父母，吃着熟悉的饭菜，团聚的激动和喜悦瞬间弥漫。

可是这份喜悦往往难以持久，没几天，不耐烦、抱怨、牢骚甚至争吵“逐渐升级”，很多人困惑：为何父母头两天待你像宝，后两天恨不得把你赶跑？

这是笔者身边很多朋友的困惑，其实，要解开它并不困难。

你不妨回忆一下，假期都做了些什么？每天懒觉睡到饱，日上三竿吃第一顿饭；中午同学聚会，晚上朋友聚餐；得空刷刷微信，闲来看看网页。在有限的假期里，我们拿出多少时间陪父母聊天，和父母一起做饭或者散步、逛街？恐怕是少之又少，微乎其微。

可能有人会说，平时工作学习压力大，

假期就该彻底放松，补补觉很正常；同学朋友一年不见，要联络感情、维护人际关系，参加聚会很必要。但是就在这些“正常做”“必须做”的清单中，陪父母这项往往被抛之脑后。

子女期待父母的理解往往理直气壮，然而，扪心自问：是不是已经习惯了从自我的角度思考假期，却从未留心过父母的期盼？

远在家乡的父母，生活可能日复一日、单调乏味。尤其作为只孕育了一个孩子的夫妻，他们把大部分甚至全部的心血倾注在了唯一的孩子身上。子女远游，父母的生活重心也随之被抽离。随着年华老去，更要承受体力下降、病痛上身的折磨。

一年走到尽头，当电话那边的孩子终于出现在面前时，他们渴望子女能多和自己待一段时间、多说几句话，以慰藉平时的思念与孤单。这就是父母对春节的期待。

读懂了这份期待，最初的疑惑随之消融。那么，请把满足父母的期待列上假期必做事项的清单吧：少睡一个小时懒觉，陪父母去买买菜；少参加一个聚会，和父母一起下厨；少刷一次微信，给父母讲讲自己工作上的事情。至少，陪他们一天。

画里有话



王乃玲/图

“公车私用不违法”也是句提醒

□午夜侃人

深圳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秘书处长傅贤达，日前被曝几乎每个周末都开公车去打高尔夫。对此，傅贤达表示私用公车确实不对，不过自己并未违法，因为没规定说公车该怎么用。

“公车私用不违法”，乍听上去，确实刺耳：公车私用，是占用公共资源，也是“车轮上的腐败”的常见形式，备受诟病。可顶风作案的傅贤达，俨然讳疾忌医：先是承认“私用公车不对”，之后话锋一转，称此举不违法，再加上“搞这么大有意思嘛”等反向诘问，其傲慢姿态、错位认知，让人错愕。

就其辩解看，“没规定说公车该怎么用”一说很牵强。《党政机关公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》明确规定：党政机关应当严格按照规定用途使用公务用车，不得公车私用。

但口诛笔伐外，公众也该寻思：傅贤达口中的“不违法”，真就是无稽之谈？从现行规则语境看，公车私用确属违规，但无关违法。在当下，对公车私

用进行约束的，主要是行政规定，它们对其具体定性、轻重裁量、配套问责等也语焉不详。

正因如此，干部违规公车私用，通常是被给予党纪政纪处分，如警告、记过等，且量罚尺度不一，有很大随意性。这次，傅贤达目前也只是当众作检讨，被取消年度评优。至于当地纪委责成调查，指向的也是其会员卡来源等。

尽管说，为遏制公车违规，各地曾采取贴公车标识、GPRS定位、远程断油等做法，但可以肯定，只要公车私用仍“不违法”，罚则仍存漏洞，有些官员的僭越冲动就无法遏止。

这方面，不乏镜鉴。在美国，根据《美国法典》，联邦政府人员违规使用或批准使用公车，一旦发现将受到行政处罚，停职至少一个月乃至开除职务，有的还会被罚款；更有甚者被送上法庭。刚性约束下，也收到良效。

说到底，要给公车私用扎紧篱笆，就该将其纳入法治框架下：理顺法纪关系，明确公车私用的违法性质，依法问责。在法定量罚规则中，“违法风险”势必会成悬在官员头顶的利剑。以此看，“公车私用不违法”，何尝不是对法律补漏的另类提醒？

□点评

新闻：1月21日，有网友在微博中发了几张据称是苏州市吴江区委宣传部干部顾涌的“KTV亲密照”。照片中，顾涌抱着一名穿黑衣的女性。22日晚，顾涌本人向记者证实，这是五年前的照片，近期被他身边的人“带有另外的目的”发到了网上，目前纪委已介入，他很快将被处分。

点点评：当年带病就提拔了。

新闻：《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报告2012》发现，农村教育虽然得到了硬件上的改善，但农村教师这个职业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却日益减弱。“现在，农村教师的职业已经不具有吸引力了，甚至比不上工地的小工。”（《中国青年报》1月23日）

点点评：依稀想起了瓦尔瓦拉·瓦西里耶夫娜……

新闻：美国国家安全局“棱镜”项目曝光者爱德华·斯诺登将于2月竞选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学生校长。该提名是格拉斯哥大学学生团体通过斯诺登的律师安排的。（《中国日报》1月23日）

点点评：当选了也没法赴任。

新闻：广州海关22日公开销毁750吨走私洋垃圾，此次销毁的洋垃圾是海关在去年查扣的走私旧服装。（《法制日报》1月22日）

点点评：虎门销衣。

□微言大义

◎温儒敏(学者)：北京东城区拟建立九年一贯制学校，让优势小学与弱势小学捆绑，给弱势初中较多进入示范高中的名额等等，希望适当“拉平”学校教育资源，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，总比不改要好，可以试试。这多少可以抑制教育资源过分集中带来的严重的“社会病”，让竞争的烈度有所减缓，让百姓对教育公平有些盼头。

◎严锋(教授)：有人说把周玮推上万众瞩目的舞台对他是伤害，我认为完全不是。他明显不是自闭症，虽有认知、表达、运动和生活技能的缺陷，但在自尊、对人际交往和成就感的渴望方面与常人无异。最强大脑节目给了他展现自我机会，获得他人的欣赏尊重，这是对他和一家苦难与不幸的很好补偿，也为他未来社会交往开辟了空间。

◎刘尚希(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)：与一位高人聊天，他说，看改革有没有进展，有一个重要指标，那就是看那些有权、有钱的政府部门(包括中央、地方)是门可罗雀还是车水马龙。若门可罗雀，则表明改革取得了明显进展；若是车水马龙，则表明改革进展不大或没进展。简政放权到位了，各种专项资金的分配规范化了，规则清晰了，自然不用求人了。

◎押沙龙(作家)：每年春节都有人讨论火车票和黄牛。其实我觉得很简单，就看你如何对定位“春节回家的火车票”，如果把它定位成一般商品，就应该票价浮动+黄牛，因为按金钱分配商品最有效率。如果你把它定位成人人有权争取的基本需求，就像围城里的粮仓食物，那就应该低价+排队，因为按排队时间分配稀缺必需品最公平。